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庚子「抗疫」載史冊

天有不測風雲。庚子年初，正值炎黃子孫歡度傳統的新春佳節之際，一場悄然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牽動着億萬中華兒女的心。與十多年前的「非典」一樣，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人民戰爭；這是一場應對考驗的突發事件……

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多次召開會議、多次聽取匯報、作出重要指示。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專門聽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報，對疫情防控特別是患者治療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重申「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之時，增加了一個重要要求——「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強調了一份重要信念——「一定能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會議作出一個重要決定——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開展工作。與此同時，黨中央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有關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線工作。1月27日，農曆正月初三，受習近平總書記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來到武漢，考察指導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問患者和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

疫情如同「試金石」。當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爆發後，全黨一條心，全國一盤棋。地方在行動，軍隊在行動；機關在行動，企業在行動；各界人士在行動，黨員幹部在行動。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幹部，一呼百應，義無反顧，用實際行動，為黨旗添光彩，給人民做後盾。連日來，在嚴峻的鬥爭實踐面前，一聲聲鏗鏘有力的誓言，一頁頁摺滿手印的請戰書，一張張黨旗之下的合影，贏得了無數網友的點讚與祝福。這是黨員幹部衝鋒在前的最好註解，這是黨員幹部一心為民的真情流露，這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成果的生動展示。

他們當中，有人挺身而出，危難時刻，奮勇爭先。武漢市直機關各級黨員幹部衝在前面，奮戰在防控疫情的第一線。江夏區稅務局徵收管理科老黨員黃曉光，得知抗疫前線缺少口罩等物資後，與朋友一起採購了16,000隻醫用外科口罩。除夕之夜，這位有着20年軍齡的轉業軍人穿着防

護服，開車將口罩送到一線醫護人員手中。為救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解決現有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武漢決定興建火神山醫院。面對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建三局按照國務院國資委黨委的統一部署，組織大批黨員幹部逆行向漢，打響了一場疫情遭遇戰。大年初一，中建三局火神山醫院專案舉辦黨員突擊隊授旗儀式。「堅決完成建設任務，為抗擊疫情作出貢獻！」在黨員突擊隊授旗儀式上，中建三局火神山專案經理張正林帶着128名工人黨員在黨旗下宣誓，組建黨員突擊隊，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發揮黨員模範帶頭作用，勇擔重任，確保按時保質保量完成任務。人們欣喜地看到，武漢蔡甸火神山醫院，千張病床，十天建成！

他們當中，有人自告奮勇，為了大家，忘卻自家。廈門市中山醫院重症醫學科共產黨員黃清河，主動退掉回家的車票、放棄回家陪伴病重的父親，走向了抗擊疫情的一線。大年初二下午，在出征馳援武漢的廈門醫療隊中，廈門市海澄醫院腫瘤內科副主任馮水土說：「我是一名黨員醫生，哪裡需要我們，我們就去哪裡。」「我是共產黨員，我的專業也適合，請求前往武漢。」1月24日，山東省立醫院內科ICU副主任任宏生，剛接到醫院通知，便立即主動請纓投身抗擊疫情的最前線，成為山東省立醫院首批馳援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第一線的醫療隊成員之一。「報名時沒想到和家人說一聲，後來跟我愛人說，我首先是一名黨員，要起到模範帶頭作用。」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武漢選擇了自我隔離。家住漢陽區晴川街華園社區的老黨員劉榮生主動請纓，協助社區疫情防控，每天忙得不可開交。

縱觀古今，橫看中外，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瘟疫時有發生。比如鼠疫，在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從1347至1353年，席捲整個歐洲地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又如天花，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之一，傳染性強，病情重，沒有患過天花或沒有接種過天花疫苗的人，均能被感染，主要表現為嚴重的病毒血症，染病後死亡率高。1507年前後，天花被一個患病的黑人奴隸帶到美洲，從此開始在美洲大地肆虐；再如霍亂，曾是「最可怕瘟疫之一」，波及全世界造成了慘重的人口損失。在十九世紀，霍亂死亡率可



■十天建成投入使用的武漢火神山醫院。新華社

達百分之五十，霍亂的流行造成了大量人口減少。歷史記載，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的百年間，世界共爆發7次霍亂大流行，造成的損失難以計算。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材料，在1961至1992年第7次霍亂大流行的32年內，全世界共計發現了280多萬人發病，人數最多的是亞洲。

中國也曾飽受「疫害」。庚子大年初六，新華出版社緊急出版了《中國抗疫簡史》一書。1958年7月1日，毛澤東主席讀了6月30日《人民日報》關於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報道後，激動不已，徹夜難眠，感慨和熱忱化作兩首七律。其中《送瘟神》首聯、領聯寫道：「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詩人回顧過去，描述了瘟神給中國帶來的無窮災難，抒發悲憤心情：祖國的南方向來以魚米之鄉著稱，這裡山清水綠、風景秀麗。可是，一個小小的血吸蟲竟使大好河山蕭殺黯淡，就連華佗這樣的名醫奈之何。寄寓了詩人多麼深厚的感情，又飽含了人民大眾多麼深重的苦楚！領聯中的「千村」「萬戶」，極言受災地域之廣，受災人數之多；舊中國到處是人的地獄、鬼的天堂！只有人民的領袖，才會這樣關心人民的疾苦；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消滅連神醫華佗都奈何不了的「小蟲」。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大難儼如大考，歷史必將記住，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全國人民的同心協力，只要我們貫徹落實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殫精竭慮、恪盡職守，真正做到「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動員並凝聚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聯防聯控，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就一定能夠降伏猖獗的「疫魔」，把該死的「病毒」埋沒在驚濤洶湧的汪洋大海中，取得像抗擊非典一樣的最後勝利。大量事實表明，這次疫情具有時間短、傳播快、來勢兇、魔力強等特點。短短十來天，波及全中國；泱泱大中華，萬眾戰疫禍。我斷言，庚子「抗疫」壯舉，注定載入史冊。

書若蜉蝣

葉輝

摩星嶺有條公民村

話說公民村又稱摩星嶺平房區，始建於1952年，2002年已然在拆卸，在摩星嶺北面山坡，面向大小青洲，由域多利道向上依山而建，由近堅尼地城的第一區，向西伸展到第四區，拆卸之後，居民分配到港島不同公共屋村；石硤尾大火後，港府在摩星嶺山腳前東華醫院墓地批出土地安置災民；社會福利署為災民登記核實身份並簽發俗稱白咕的入戶許可證，憑證可在公民村買屋居住；由於僅白咕戶才可購屋，故此絕少外人遷入，社區內戶戶相識。

公民村分四區，上世紀50年代高峰期有250多戶而人口逾1,800人，至拆遷時僅餘不足700居民，在1958年轉交徙置事務處；上世紀70年代由房屋委員會負責管理，居民每季繳交地租（初時稱為「地稅」）。

公民村由永興建築公司統一興建，以台階按地勢而建兩至三間相連排屋，單層高平房橫向，縱向以梯級貫通，橫向以走道連接，各家各戶因應需要而可自由擺設，通常搭建棚架，種植葡萄、金銀花、炮仗花、水瓜一類攀緣植物；每戶兩房一廳一廚房，金字屋頂鋪蓋石棉瓦頂，廚房灶位有煙囪以便燒柴，後來居民改用水火或石油氣作燃料，將煙囪封閉或拆卸；初期沒有廁所及自來水，獨立電錶供電，辦事處每兩派員收集垃圾。每數十戶有公用街喉供應食水，每區有一至兩個公廁，設有摩星嶺街坊福利會及街坊會開辦的幼稚園。

域多利道沿路舊摩星嶺平房

區面積約3.6公頃，被劃為未定用途地帶，餘下69.3公頃土地劃為綠化地帶，當中包括摩星嶺地勢崎嶇斜坡，不宜作密集市區發展或動態康樂用途，第一區入口原建有公民村牌坊，在清拆時一併拆卸；切勿視公民村為非法寮屋，此村建在域多利道山邊，高出街道凡數十呎，台階自成社區，人口集中在第一區，即域多利道加油站旁。

承建商按政府規定興建單層石砌石棉瓦頂平房，每排間以梯級貫通，四至五間平房一字排開為一組，屋前有走道，屋後為明渠，廚房可供煮食及洗澡；共用公廁有如徙置區設施；公民村在上世紀50年代初，因為山邊非常普遍有木屋及寮屋區，須設法安置石硤尾災民；就在此其時，公民村內並無自來水，居民須用街喉，在取水之時常碰面，因而變得非常熟絡，鄰里關係良好。

就在當年，物業管理概念並未完全普及，港府派駐區長，負責村內管理、清潔衛生、徙置及交地租等事宜，居民於1955年自組摩星嶺街坊福利會，發揚互助精神，林姓居民為福利會的第一名員工，遂擔任書記一職。

福利會經常舉辦活動如敬老聯歡聚餐、本地遊，設有證書及助學金等，獎勵成績優異的學童，上世紀60年代更將會址改作幼稚園，學童因而不用舟車勞頓外出上學，同時減輕家長金錢及時間上的負擔，後來，又在第三區興建青年康樂中心及舉辦童軍支旅等，社區融洽，當中氛圍有如大家庭。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二十三
書生倦眼看世情

李叔同深懷慈悲之心，對歌妓一直抱着同情，這首《贈語心樓主人》同樣是同情歌妓之作。紅顏老去與將軍白頭一樣，令人唏噓，李叔同與白居易相同，對她們同樣懷着「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共鳴。

註：《贈語心樓主人》未知是何人，估計可能也是當年失勢或衰老歌妓的名號。李叔同對落魄失意的人總是滿懷同情，並且時常聯想到自己和母親的命運。

贈語心樓主人
天末斜陽淡不紅，
蝦蟆陵下幾秋風。
將軍已死圓圓老，
都在書生倦眼中。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夏日

手寫板

租個兒子叫奶奶（六）

金宗鼻子一酸，繼續硬着心腸說：「媽，您是不是想您的孫兒了？我讓他跟您通話好嗎？」

金宗此言一出，老母親、大姐金花和妹妹都吃了一驚。金花和妹妹剛要說什麼，見金鈴瞪了她們一眼，趕快閉住了嘴巴。

金宗掏出手機，撥通電話後說：「兒子，奶奶想你了，給奶奶說說話好嗎？」聽到電話裡「喂」了一聲，金宗將老母親從病床扶起，將手機挨在老母親的右耳邊，老母親伸手將手機接了過去……

「奶奶，您現在還好嗎？」

「石頭，你這麼久不回家，到哪裡去了？」

「奶奶，我和幾個同學約起到蘇州打工來了，等我賺到了錢，就回來看望奶奶，奶奶在家要保重身體喲。」

「好嘞，石頭在外也要注意安全。賺得到錢賺不到錢都不要緊，要早點回來看望奶奶，奶奶不需要你買什麼東西，只想和你說說話就行了。」

來鴻

「好的，我知道了，奶奶多保重！」

「石頭也要保重！」……

聽着電話裡祖孫倆親熱地聊天，看着老母親額頭的皺紋舒展開來，臉上慢慢露出了笑容，金宗懸着的一顆心漸漸放了下來，心酸的淚水卻禁不住從眼裡流出，他趕緊轉過身，將眼淚悄悄拭去。

老母親通完電話，金宗趕緊扶她躺下，並從她手裡接回手機。金宗對老母親說：「媽，您這會兒該不相信那些風言風語了吧？」老母親回答：「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老母親接着問：「石頭到底在外面打什麼工呀？這麼久都不回家？」金宗說：「媽，我也不清楚。您知道的，現在的獨生子女不好管教，問他也不說。」老母親說：「是呀，那時候要你們多生一個你們又不願意，覺得是負擔，我和你父親養你們幾姊妹的時候也沒見得有多累呢。」金宗的眼睛立刻紅了。老母親見了忙安慰道：「一個也好，一個也好，只要平安就好。」金宗見老母親心情好了些，

怕再說下去露了餡，忙招呼護士小姐來給老母親輸液。老母親說她要上廁所，上完廁所再回來輸液。金花和妹妹趕快替老母親穿好布鞋，剛要攙扶，不料老母親左手一揮，右手一把拿過放在病床頭的木棍，說：「我自己去，我自己能走！」

剛才連站都站不穩的老母親這會兒能自己上廁所了，金宗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老母親確實是拄着木棍，顫微微地走出病房，自己上廁所去了。望着老母親的背影，金宗、金花、金鈴和妹妹的眼裡都慢慢流出了淚水……

護士小姐輕輕將金宗拉到旁邊，說：「鎮長，我是俞林的妹妹，你家的事我聽說了，你們也不用太難過，我有一個同學在華西醫院生殖中心工作，聽說那裡做試管嬰兒成功率比較高，你們可以去努力一下，說不定還能生個雙胞胎呢。」

金宗的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易覺察的笑容，但那笑容淡淡的，淺淺的，看上去有點苦澀的味道……

（全文完）

翁秀美

「叮噹」之美

木槿花，體態輕盈如同鳥兒飛翔，所佩玉飾叮叮噹噹地悅耳非常。環環叮噹，響在千年的光陰裡，這細碎的或密集或疏朗的叮叮噹噹聲，在女子的鬢邊、腕上、耳旁，伴着美麗的青春，可愛的年華，和她們情意萬千的一生。

它象徵着一種儀式的述說，舊時老上海的有軌電車，每當在市中心行過，必有叮叮噹噹的聲音傳出去老遠；舊時學校的上下課，必以噹噹噹的打鈴聲為準，時光如流水，上課下課，打鈴聲的迎來送往中，晨昏交替，學子長大，課業有成。它又如同文章中的音樂。漢語因有聲調，讀起來起伏有致、抑揚頓挫，老舍先生在一篇文章裡說：「我寫文章不僅要考慮每一篇字義，還要考慮到每一個字的聲音，……上一句末了用了一個仄聲字，下一句我就要用一個平聲字，讓句子唸起來叮噹響。」叮噹響！多麼有力！彷彿聽到一個個方塊字在先生的安排下叮叮噹噹地掉落在書頁的聲音，帶給我們美好愉悅的閱讀享受。

它也代表着人們心中詩意的遠方。風鈴兒，製作成各種樣式，下垂兩根細繩，末端拴兩隻鈴兒，掛在窗前，用手輕搖，或請風吹一吹，瞬間有無限悠長的叮叮噹噹的音樂便起來了，叫人遐想，起思念之意，興抒情

之感。這聲音，我在瘦西湖聽過。橫跨瘦西湖的五亭橋。這是一座很別致的拱形石橋，在十多丈長、二三丈寬的橋身上，矗立五座亭子，中間一亭最高，南北各亭互相對稱，主亭最高，頂部琉璃黃瓦脊，亭挑四角，繫以銅鈴，遠遠的，亭未至，已聞四下裡鏗然有聲，如金戈鐵馬，沙場點兵。

這聲音，輕、遠、單調，甚至僅為點綴，卻有着不一樣的意義。它就在我們的身邊，和我們一起走在煙火紅塵，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我們需要的物品的必要組成之一，卻經常被我們忽略。它見證了我們優美而豐富的曾經，然而當時只道是尋常。小時候經常聽到，不覺得什麼，現在重新響起，在手工業漸趨凋零、傳統吆喝聲被機器電聲代替的如今，顯得多麼稀有珍貴！

當這美妙的聲音「叮叮噹噹」地行來，規律時，像詩，平仄相對；不規律時，如詞，長短不一，韻味無窮。它是深山中的晨鐘暮鼓，它是塵世裡的舉杯相慶，它是一個人在一盞清茗的芬芳中輕叩茶器時的怦然心動，它也是許多人在熱氣騰騰的生活裡碗碟相碰處的喧囂熱鬧。這聲音無處不在，既雅又俗，接地氣，懂生活，當我們聽到，回頭留連的一瞬，便拾起了意外的驚喜與回味——叮叮！叮叮噹！叮叮噹噹！

詩詞偶拾

范詩銀

挽臂行——致敬與病毒抗爭的武漢同胞們並鍾南山院士

將臂挽，壯呼行。熱血在胸膽氣生。
五千年來心不死，五千萬人救一城。

曾扼通衢通九州，九州先熟一州耕。
曾舉義旗標首義，彪炳史冊紀同盟。
曾掛長帆鳴長笛，一肩崑崙與東瀛。
曾向萬里跨重鎮，一江三城天下名。

將送己亥去，將把庚子迎。
病毒忽突發，剎那四海驚。
奪我同胞命，攬我江天平。
與子衣同衣，偕子征復征。

道街風吹塵與垢，市巷水洗腫與腥。
顯微鏡下原形辨，試劑瓶裡鬥精靈。
千百年來湯頭稿，七十年來救亡經。
八方馳援有天使，同心共赴不伶仃。
病子歸來滿堂笑，一家安康萬家寧。

舉國力，起雷霆。猖狂惡魔掃於零。
十四億人同一奮，還我華夏一天青。